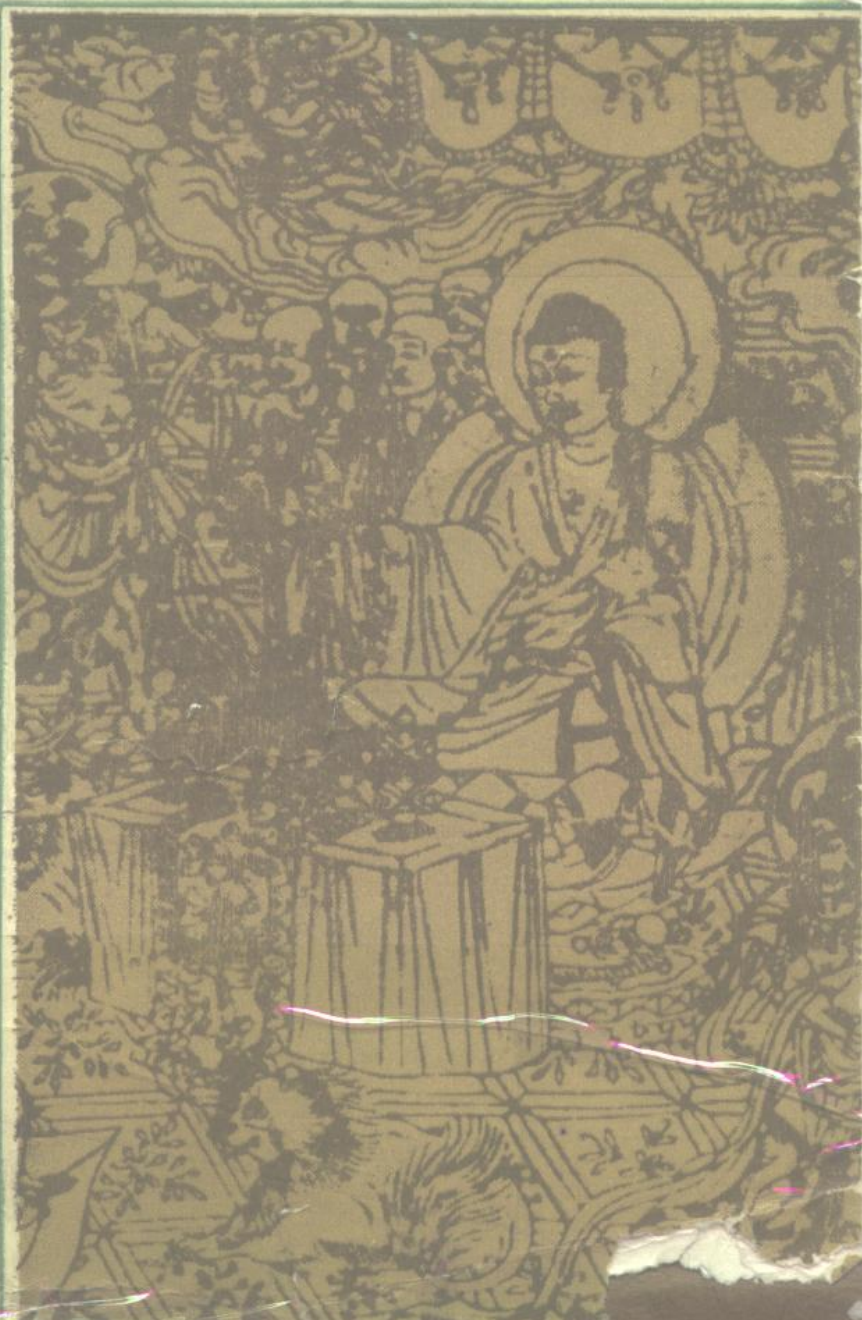


印刷  
选辑

# 雕版印刷源流

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ZHONGGUO YINSHUA SHILIAO XUANJI  
A O B A N Y I N S H U A Y U A N L I U

雕版印刷源流



T98-53

- 111208

90-2

# 雕版印刷源流

《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印刷印钞分会编



印刷工业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雕版印刷源流》是《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选辑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传播等方面的史料及争鸣性文章61篇，基本上汇集了印刷术发明、发展史上雕版印刷范畴的史料和有代表性的各家言，展现了迄今在中国雕版印刷发展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争鸣概貌。

### 雕版印刷源流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

\*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2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875 字数：406千字

1990年9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8.70元

ISBN 7-80000-051-6/G·4

## 出版说明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由于印刷术发明年代久远，加之我国古代轻视科学技术，致使文献记载贫乏。国内外热心于印刷历史研究者只能依据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进行分析、考证和判断，对印刷术发明年代等历史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这些争鸣中之各家言，又因刊物发行面之局限和时间上的差异，很难为读者所共览。本书的出版，旨在将印刷历史研究上之各家言汇集于一书，提供给读者，以帮助读者了解各家观点及其依据，从而得出更加切实的判断，将印刷历史的研究推进一步。同时也为后世留下较为完整的印刷史料。

为便于读者查阅，本书按文章内容分四册出版：一为雕版印刷源流；二为活字印刷源流；三为历代刻书概况；四为装订源流和补遗。

本书所收稿件，均非原作，几经排印、抄录，错字甚多，而又难以查证，虽经精心审改，然疑惑之词不敢贸然更动，只好遵从来稿。对原作插图，因图稿质量和照顾全书体例等原因，部分插图有所割爱，并统一安排图序，至希鉴谅。

本书的选辑者是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该会在洪荣华同志领导下，在收集革命印刷史料的同时，着意于中国印刷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印刷工业出版社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和增删。

在搜集本书资料过程中，得到全国各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编选工作中，又得到王益、史育才、方厚枢、张秀民、郑如斯等同志的鼓励、指导和帮助，王益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挥笔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印刷工业出版社编辑部      1989年12月25日

211/04/13

## 目 录

总序：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	( 1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 6 )
中国雕版源流考·····	( 18 )
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	( 54 )
中国雕版印刷发明年代辨误·····	( 65 )
印刷术创始年代·····	( 69 )
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	( 71 )
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	( 76 )
唐代雕版术之兴起·····	( 82 )
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初探·····	( 84 )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 89 )
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	( 97 )
中国印刷术的沿革·····	( 114 )
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	( 126 )
《印刷术发明于隋朝的新证》析疑·····	( 130 )
《弘简录》不足为据·····	( 138 )
再论雕版印刷开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	( 149 )
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	( 154 )
三论雕版印书始于七世纪唐贞观说·····	( 189 )
关于我国古代印刷术的探源问题·····	( 197 )
关于雕版印刷始于贞观说立据的商榷·····	( 211 )
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	( 214 )
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	( 229 )
中国制纸与印刷沿革考·····	( 238 )

中国的印刷·····	(247)
冯道以前文化读物的雕刻版本·····	(254)
竹本简与古书刊·····	(263)
书的演化·····	(266)
印刷术与印本书·····	(271)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书·····	(275)
保存在我国的最早的印刷品·····	(278)
唐版《金刚经》的发现·····	(280)
中国雕版史上之又一段古文献·····	(282)
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	(283)
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	(285)
辽代雕版印刷品的空前发现·····	(289)
雕版印刷的重要文物——宋雕版·····	(292)
巨鹿北宋雕板是淹城遗址的出土物·····	(297)
中国新发现的古代印刷品综述·····	(302)
从简牍文化到雕版文化·····	(315)
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杂谈·····	(319)
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	(330)
邸报——世界上最早的报纸·····	(332)
我国古代的纸币印刷·····	(334)
中国货币印刷的过去和现在·····	(340)
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全盛时期·····	(343)
中国古代雕刻刷印的大藏经·····	(356)
世界上刻印最早的一部《大藏经》·····	(363)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	(365)
纸张和印刷术在新疆的传播·····	(391)
中国对日本雕版印刷的影响·····	(393)
论佛教对雕版印刷术的影响·····	(405)
清代印刷史小记·····	(418)

漫谈明清时代的版画·····	(435)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446)
中国古代版画概观·····	(464)
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	(479)
《北平笺谱》序·····	(483)
重印《十竹斋笺谱》序·····	(485)
复制十竹斋书画谱序·····	(486)
中国印刷版权的起源·····	(488)
“关子”钞版之发现及其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495)

# 总 序

## ——重视印刷史的研究和学习

王 益

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抱怨在发明印刷术的故乡，竟然找不到一本讲印刷史的书，跑了几家印刷厂和图书馆均无所获。关于印刷史的研究，在我国是不很发达，但情况比作者描述的要好一些。他不到书店去找，可见他对书店不抱希望。完全正确，在书店中是不会找到他需要的书的。这是我国出版发行工作落后的特征——出版的书不少，能买到的不多。至于图书馆中也找不到，我怀疑作者没有认真找，因为至少在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等大图书馆中是可以找到一两本印刷史方面的书的。我藏书并不多，但在我的书架上，有关的书有好几本。

印刷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和印刷史的学习，也是做得很不够的。讲解印刷史的通俗读物，出版很少；电影、幻灯片，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印刷博物馆了。印刷史的学习，也不被重视。印刷厂的同志，从厂长到工人，可能都不读这方面的书，所以在印刷厂中找不到。如果有人读过，那么他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印刷工作者了。我曾建议印刷工作者看一点印刷史方面的书，但反映并不热烈。印刷工作者也往往不研究印刷史。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没有人研究印刷史，印刷院校也不开印刷史的课，没有专门研究和讲授印刷史的教员。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人大多是研究古籍版本和目录的专家。关心我国近代现代印刷史的人多一些，



但也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的研究。研究欧美日本等国印刷史的人更少。介绍西方印刷史的专著，好象没有出版过。《北京晚报》那篇文章的作者不禁慨叹道：“自建国以来，印刷史的研究始终处于业余爱好的层次。”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好。

至于我本人，严格地说，还算不上一个印刷工作者。我是一个热心印刷事业的出版工作者。对于印刷史，当然没有研究。我只是读过几本论述我国印刷史的书，读过一些论文和资料。读了之后，感到很有益处。

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和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初版，1978年再版），其著作过程，令我深受感动。

卡特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到中国观光，学了点汉文，决心致力于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印刷术发明的背景、演变及其传播的权威著作。一个外国人，写成这么一部书，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阅读了无数的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各种文字的论文、专著、资料。他向各国的专家学者请教，在书上提到名字的就30多人。他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存年不过43岁。这部书成为他一生的唯一贡献。

张秀民，193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做古籍编目工作。他读了卡特的书的部分译文后（当时没有全译本），认为该书很有价值，但还有不足之处。而且印刷术是古代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印刷史却由外国人代庖，感到不是滋味，立志要写出一部更好的《中国印刷史》来。因此，他在编目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版本印刷的资料，写成大小笔记约70本。他放弃了午睡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把馆中所藏全部宋版书约350种翻阅了一遍；对所有明嘉靖重抄《永乐大典》残本200多册，数千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杂说及日文、西文版本目录书，

也都涉猎了一番。这样勤奋，这样严谨，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才在1952年着手撰写《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日本京都出版了日文版。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可以补卡特不足的权威的学术著作。

卡特和张秀民的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不仅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而且活字印刷术也是中国人所发明。中国已经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印书的时候，欧洲各国仅能用笔在羊皮上抄写《圣经》。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才逐步落后于欧洲。读了这些书，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使命感，激发起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这些书是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印刷是一种应用技术，又是一种工业。印刷工作者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技术工作者，一部分是经营管理者。我觉得两部分人都需要读一点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的发展史。现代的印刷技术，突飞猛进，难道还要向已被淘汰的古旧落后的技术去学习吗？现代的印刷工业是大生产，需要的是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先进的经营管理，难道还要向落后的手工业作坊去学习吗？但是，我们知道：应用技术，属自然科学；经营管理，属社会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进步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继承性。新的发明和创造，都不是突然自天而降，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都经过一个逐步积累和吸收的过程。后一代人的科学研究，必须以前一代人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不能把现代科学同过去的研究成果截然割裂开来。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回顾一下前人走过的道路，不是没有益处的。最通俗的话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然，历史的借鉴和启发作用，有时不是那么直接、明显和立竿见影的，但它是确实确实存在的。我们决不能忽视它，小看它。

可喜的是，印刷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前进中。据张秀民介绍，留美学者钱存训博士所著英文版《纸与印刷》已作为英国李约

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的一部分出版。该书系钱博士苦心钻研十年的成果。它列举了许多西方文献，证明西方人所谓“印刷之父”谷腾堡的印刷是受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中文版已译出，正在校勘中。

张秀民继《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之后，在物质生活非常菲薄的条件下，不顾年老体弱，又完成了多达54万言的更完备、更系统的力作《中国印刷史》，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正在排印中。我衷心祝愿它早日与读者见面。

由于党中央重视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以及各地注意地方志的编撰工作，近几年来，对于印刷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进展。印刷专业杂志经常有印刷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印刷工业出版社也重视印刷史书籍的出版。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一批以洪荣华为首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和华东解放区从事印刷工作的同志，以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的名义，在收集和编辑出版革命印刷史资料的同时，也收集了三十年代前后散见在报刊上的有关一般印刷史资料文章，编辑成内部参考资料出版。印刷工业出版社认为这些资料有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参考价值，正在进行整理，准备正式出版发行。从1981年起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和印刷工业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印刷年鉴》，1984年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目前有许多同志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刷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值得欢迎。

虽然如此，我们仍应看到印刷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已四年有余，没有一点踪影，实在遗憾。有关我国古代发明印刷术的实物资料，建国以来，也很少有新的发现；现存的实物资料有哪些，存放在何处，也缺乏调查研究。总之，工作做

得很不够。主要问题在于，对印刷史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印刷界和有关各方面的普遍重视，需要做更多的扎实的工作，进行宣传 and 解释，予以推动，使印刷术故乡里的“陌生人”越来越少。

1989年4月12日

#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觉 明

楔 子

美国卡特教授(Prof. T. F. Carter)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开卷就写道：

当文艺复兴之初，四大发明传入欧洲，这与近代的创造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如纸同印刷术则为宗教改革导其先路，而教育之能普及，这两者也颇有功劳。此外火药一来，荡封建制度为灰烬，开民军之始基。罗盘入了欧洲，于是发见美洲，历史的舞台也因由此欧洲一隅以转入世界全局。这四大发明，对于近代造福无量，可是考其来源，却大都传自中国。

英国大文学家韦尔斯(H. G. Wells)著《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对于纸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曾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当时欧洲自由讨论之风因有印刷之书籍而益盛。自有东方传入之纸，印刷术方有实用之可言。……造纸一事，尤为重要，即谓欧洲再兴之得力于纸，亦未为过也。

这四种发明——纸、印刷术、罗盘、火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可以算得是四颗光芒四射的大星。本篇所要说的就是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关于后来的进展，也联带附及，略述一二。其中材料大都是结集前人研究所得的成绩，加以组织，以介绍给诸位。至于纸、罗盘和火药的发明同流布的情形，如有机会，也想

大略叙述一二，以供阅者茶余的谈助，虽然都很琐屑，总可以贤于博弈。

## 一、论中国古代的书籍制度

中国古代的书籍，同现代大异。现代的线装书到宋以后才有，至今不到千年，和装书之兴不到百年；西装书之入中国，也不过三百年光景。中国最古的书籍是一种竹片，醮漆书字其上。或用刀刻字。这种竹片作成的书籍，古名为“简”，《释名释书契》解此为：

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

即是，古代书籍用竹片写成，一片一片地用绳系联起来，甲片与乙片之间有空隙，所以名之为简。这种书籍又称为“册”，《广雅释器》曰：

箒谓之简。

“箒”即是“册”字古文。册字，《说文》作𠄎，钟鼎文作𠄎𠄎，最古的如殷时（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纪）的甲骨文中也有册字，作𠄎。这都是一些象形字，象一串竹片。上下各凿一孔，用绳两根上下系住，以免散落之形。此种象形字上溯及于甲骨文，也可推见用竹简作书籍之风，在殷时恐怕已经有了。

此外还有“策”有“牍”，都是古代用以称书籍的字眼。策与简并无不同，不过策大而简小罢了。牍是一种木板，与竹片一样。《翻译名义集》引《文选》注说：

大竹名策，小竹名简，木板名牍。

可见古代的书籍原有用竹片写成的与用木板写成的两种，联贯简牍的两条绳，有用皮条做成者，也有用丝绳做成者。

要著作或抄录一部书籍，必得先将竹木削成一定的大小。木板自然要弄平；竹片则得先将青皮用火炙过，名曰杀青。这番手续完了以后，于是用刀或漆将文字刻写于简牍之上，然后用两绳联若干片成为一篇。这就是最古的书籍。

古代简牍的长短，据郑康成所说，似有一定。但是光绪末年英国斯坦因(M. A. Stein)在中国西陲考古所得汉晋木简，长短并不一致。我疑心郑康成的话，或是儒家一面之辞，或是汉代一时的情状，古书并不尽属如是。即依理推想，要把天下的书籍长短统一起来，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六国的时候，天下的文字尚且未能统一，何况区区书籍的长短。

到了战国，书籍虽仍用简牍为之，同时因为缣帛之属，世人用之很广，所以也有人用帛作书的。帛即是绢，用绢写成的书，自然不能象简牍一样，成为一篇一篇的形式，而别称为“卷”，卷即是能够卷起来的意思。中国大约在西周的时候，书籍以简牍为多。到了东周以后，缣帛之用日广，于是也有用缣帛作书籍的。秦汉以后缣帛所作之书渐盛，可是简牍仍然很多。到了后汉，缣帛方始占优势。最后纸一发明，于是简牍缣帛，俱逐渐归于淘汰了。

## 二、笔墨纸的发明

古代简牍既用竹木作原料，自然免不了笨重。所以墨子周游诸国。后车载书，往往三乘；秦始皇案牍劳形，每日所阅简牍，重至百余斤。汉朝南海太守吴恢在官时要著一部书，他的儿子吴祐因为此书写成时“载必盈辆”，恐兴惹改书橐之谤，谏其父不作。这都足以见当时书籍之笨重。

简牍的长短和每一简的字数都没有一定，可是我们若照郑康成所说易、诗、礼、乐、春秋，策皆长二尺四寸，每简三十字的说法来算一算，也就很可观了。《易经》共二四、四三七字，以每简三十字计，约得八一五简；《诗经》共四〇、八四八字，约得一三六二简；《书经》共二七、一三四字，约得九〇五简；《礼经》（《仪礼》、《小戴记》合计）共一五六、〇八五字，约得五二〇三简；《乐经》已佚，无从计算；《春秋》（连《左氏传》）共一九八、九四五字，约得六六三二简。若一人要携带五经，竹简最少也有二

万片，用车子载，恐怕不止“盈辆”，这是多么不便的事。还有一个人若著一部三十万字的书，即以每简写六十字计算，要三千三四百片竹简，若每简只写三十字，竟要七千片竹简，又是多么麻烦而不经济。若用缣帛著书，其所费较之简牍，恐不止倍蓰。先秦古书文字之所以简约，篇简之所以不大，这种物质上的限制，恐怕也是个大原因咧！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后，车同轨，书同文，一般人对于文字方面减去一层困难。又自秦火而后，汉朝诸帝颇有不少奖励学术之主，是以古书相继出世，而儒术亦彬彬称盛。这种情形的结果大有影响于文化的普及和著述的日盛。自然对于笨重的简牍要起一种反动。反动中重要的三点便是笔墨纸三者的发明。

笔在先秦便已有之，不过名称各异：楚谓之聿，吴蜀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古时的笔大约为一种竹挺，点漆而书；晋时尚有漆笔。到了秦的蒙恬，才造一种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的笔。只是古代的墨不是松烟制成的，而是一种石墨，磨汁以书；虽然可用以书缣帛，究竟无漆书之光泽耐久。到了后汉，遂有松烟墨的发明。在这些松烟墨制造家中，以魏晋间的韦诞（仲将）为最有名；韦氏的《笔墨方》至今尚残留一二。毛笔和松烟墨俱已发明，书写工具已经算是便利了，但是缣帛犹然很贵，写作之时虽其便当，而不经济；于是乃有蔡伦之造纸术，应时势之要求而生。

《后汉书·宦者列传》曾有蔡伦的传，其中说道：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候纸。

蔡伦是今湖南桂阳人，这也算是湖南文化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点光荣。正式的纸到蔡伦见知于世，同时有左伯（子邑）者也善造纸。到了六朝，藤纸苔纸竹纸俱相继出世。隋唐以后，蜀浙



造纸之术，尤为见称于世。魏晋之间，不仅中国本部纸已盛行，南海诸国也有蜜香纸侧理纸之属，流入中国，矜为珍异。即是纸之西传，到魏晋以后（第四第五世纪以降），也逐渐加盛。

所以中国到了六朝，纸笔墨的发明已臻完成之境，书写上的方便固然运胜于前，即就印刷而言，工具也大略齐备了。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还待有其他的事物来辟除道路，为之先导，方始滋乳萌生。

### 三、印刷术的先驱者

笔墨纸发明盛行以后，已经替印刷术筑了一条大路，可是还待有其他几方面的发展方能使印刷术有成为事实的可能。所谓其他几方面的发展，大概说来，约有三点：

（一）文字方面的变迁。中国的文字在先秦时代，通用的大约以篆籀居多，汉代渐有一种隶书行世。篆籀隶书写都不容易。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一时风尚趋于简易，文字也渐变为草率，于是行草遂兴。六朝时造像祝福树碑志祖的风气日盛，一般人对于文字的应用也较前为多，自然流于简便；真书之起即是应着此种潮流而生的。真书一兴，书写刊刻，大形便利。

（二）儒释两家石经之大盛。《后汉书·蔡邕传》说：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这是在传布方面别辟了一个门径。此后又有魏正始中之三体石经，魏世宗所补之石经。唐天宝中之石刻九经，唐文宗时之石经。至唐为止，已有五刻；其后孟蜀天水两朝并有所刻。这是儒家的石经。佛教方面的努力也不后于儒家。如今河北房山县的房